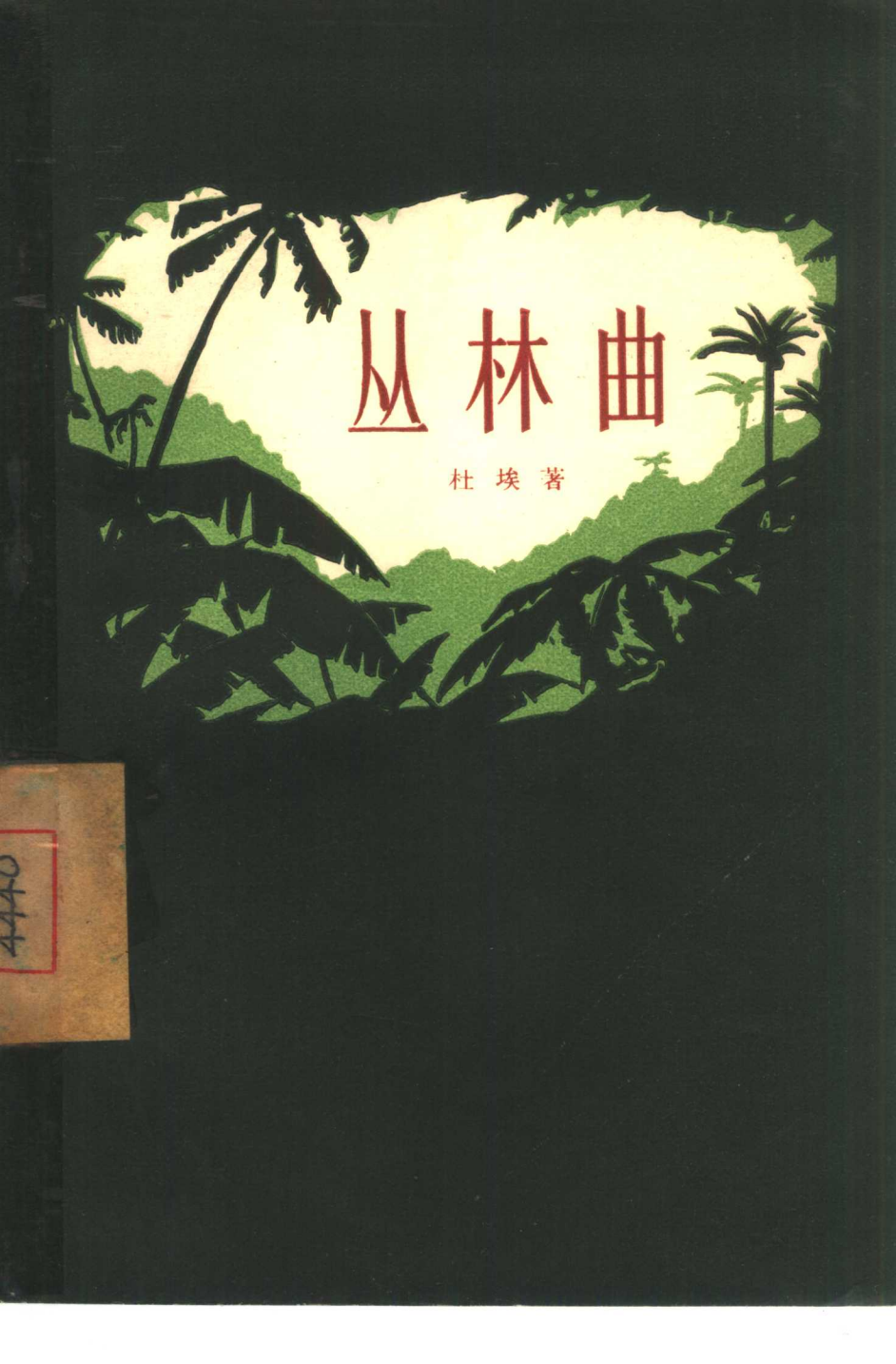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jungle. It features dark green silhouettes of palm trees and other foliage in the foreground, framing a bright, yellowish-green sky. In the distance, there are rolling green hills.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book design.

丛林曲

杜埃 著

4440

丛 林 曲

杜 埃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封面設計 張守義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代号661 字数65,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3 $\frac{6}{16}$ 插页2

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价(8) 0.32元

目 次

丽达的道路.....	1
薩克林田庄.....	20
番 娜.....	32
亞拉耶叢林.....	42
叢林曲.....	65
法布尔的家.....	74
記馬希拉.....	93
老山道斯的选票.....	102
后 記.....	112

丽达的道路

一

十二月的陽光，火燄花似的撒滿辽闊的田野；远近的村庄，在竹林叢無限青翠的映照下，显得越發可愛了。

虽說聖誕节已過，热帶的陽光，却照旧發出威力。收割过的田野，到处堆放着稻草；干裂了的泥塊，發出新鮮的气息。远远的公路上，不見一个行人；平广的田原，陽光使人的眼际迸發無數白星点子。冒着炎陽，这一行四人默默地沿田坎行进，每个人都滴了一身臭汗。那突出在树叢頂端的教堂的白鋅板屋尖，隐現在平原的那方，不时射出白光，給異乡人引来一种陌生的感觉。

交通員迅速地走在前面，她像赶集似的，也常常掉过头来关照，却很少說話。她是从聖·安东尼村派来的。大概負責从聖·扶西到聖·安东尼那段路的交通同志，告訴了站的負責人吧，因为我們要橫过兩条公路和一条国道而前赴省会近郊的机关去，为了慎重地护送三个中国記者，才派她来的吧。看来，她真健康，約二十岁左右，穿着

長袖子西裝，加裹了一條紅藍格子的長圍裙，用一塊綠綢布做頭巾，把裹頭布的兩端緊緊咬在嘴里；面孔略帶棕色，大顆汗珠裝飾在鼻梁上。這裝束完全像一個下田割稻子的女人。她也不穿鞋，只帶一雙高跟木屐夾在肩膀下。寬大的腳掌，平穩而矯健地向田野走去。

‘她是邦省人嗎？’我問同伴。

‘典型的邦省人，一位菲律賓革命聖地的女性。’金崎拉出一條粗麻臉巾，嘆惜着，抹了汗水，‘你看多么雄赳赳的呀！金崎扮了個鬼臉，‘聽說她還是個組織幹事哩！’

“怎麼當起我們的交通員來呢？”

“我是聽菲律賓同志說的。當我們在區自衛隊指揮所的時候，我聽說她有事要到第六軍區去，恰好我們的目的地要通過軍區司令部介紹關係，交通站就把帶路的任務順便交給了她。”金崎好像把話藏了很久，現在才說出。

如通常所見的菲律賓姑娘一樣，她舉止大方，態度恬靜而溫雅，在端莊的臉孔上有着沉默的笑意，像剛從音樂院听完古典樂曲演奏之後出來似的，她的面容閃光，神態十分自若。在我們走過八公里的路程之後，每當進入一個小村，她總要詢問前面的情況；這一帶地方對姑娘來說，是十分熟悉的。你看，田野上，零星星的，她認識的人就不少，那些碰着的人總是招呼着要我們到他們的草屋裡去歇歇腳，或者吃一些咸蘇蔓^①。但她為了趕路，都

~~~~~  
<sup>①</sup> 蘇蔓，一種用糯米混合椰汁做的甜糕。

友爱地婉謝了。姑娘和善地摆着手势，經過簡單了解情况之后，便又赶起路来，絕不耽擱時間。从我們的要求出發，这是很令人滿意的一个帶路人。以前，在平原东北部，走来走去，有些男交通員可真把人气得半死，他們总有一个習慣：喜欢每到一个村子停下，而一停，屁股便紮了根，再也拔不出来。他們坐在光滑的竹樓板上，說东道西。特别是帶短槍的交通員們，人家要看他的槍，他又爱看人家的槍。在这些日子里，沒有比槍更能吸引他們的了。菲律宾的一般同志，或支队的战斗員，每当彼此見面，总有着这样互相交換槍支，玩弄一番的習慣。有的支队开到另一支队的駐地时，有时实行全体交換槍支，作为一种友爱的禮貌。这些交通同志，他們坐着，永不厭煩地玩弄着槍支，互問着槍支的来历，他們談論战斗，怎样襲击日軍，怎样活捉了伪警察，而最大的兴趣則集中談到繳获上。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談起来哈啦哈啦的，舌头震得挺响，他們可真快乐。可是，一些不懂菲語的中国同志，苦透了。無論在乡村里，或在猛烈陽光下的田坎上，他們都有同样的兴趣。往往十公里的道路，就这么拖呀坐的要整半天才走到。

这一次还好。同伴金崎他会說一口漂亮的达加鹿語<sup>①</sup>，这使大家方便得多了。但現在的对手，却是個邦邦加省的姑娘。金崎並不曉得邦省話。

---

① 达加鹿語，达加鹿族的語言，可說是菲律宾的國語。

“甲沙瑪！馬魯儂馬格有達加鹿？”（同志，你會說達加鹿語嗎？）金崎探問她。

“噢敬！”她用尊敬的語音作了肯定的答復，同時腳步提得緩了。

這使我們感到十分的愉快。無言的平原之旅，一下子沖破了四野生疏的壓力。

“你懂得英語嗎？同志。”

她點了點頭。隨即停在田坎旁的空棚子下，大家就像被什麼粘住似的，再也不願拔腿走，疲勞重重地壓下來。她解下頭巾，有禮貌地彎曲膝腿，長裙裹着她丰满的臀部，在竹條織成的棚板上坐下。平靜地解開一個小包袱，取出八條烤熟了的玉蜀黍，還分給了每人三只小洋桃。

金崎熱烈地和她交談，她有時用英語，有時用達加鹿語。我們咬着香噴噴的玉蜀黍，大口地咀嚼着洋桃，望着黃鹿鹿的田野，敞開了上衣，享受四野吹來的涼風。

原來，戰爭前，她是首都馬尼拉某大學神學院的學生，她是菲律賓女青年會的忠實會員，父親在戰前是一家美國公司的僱員，她本身是一位深受美國教育的女性。日本人快要進佔馬尼拉時，她失了學，跟父親回到家鄉邦省來。敵人自北呂宋分兵東西兩路向首都急速推進時，中呂宋平原被敵人的大兵團夾着。平原周圍的村莊，鄰近四省的人們都向中央孤立的亞拉耶山林地區疏散。她在那時第一次看見了敵人的大屠殺。三月末，菲人民抗日軍三個支隊宣告成立後，她回到平原西部的村莊，加入

了地方的抗日組織。这以后，她当了往来乡村和社鎮的通訊員，武裝宣傳队的隊員，邦文“解放报”的翻譯，統一戰線科的技术人員，上过三个月的邦語政治幹部訓練班，最后在联乡自衛队区队部組織科做幹事。她的名字叫丽达。

我們起来，再次投入在猛烈的陽光下。还有十七公里待着走完。在路上，叶扶西談起早上經過的第一个村子的情形，他問丽达那是个什么大会，那样热烈地在爭鬧。

“不是爭鬧，是在討論。”丽达糾正叶扶西說，“在討論政权。”她兴奋地告訴我們，有意要引起話題似的。

真的，談起政权，一般的菲律宾人都要显露出煽动家的热情。你随处可以見到，普通的演說者，都帶有一种令我們华侨惊異的热情，就好像流行在他們生活中的朗誦詩一样，演說者声調高昂而淒厉，激动的情感像海潮在奔騰。这海洋中的民族，为了摆脱外国人的枷鎖，为了爭取真正屬於民族自己的国家政权，他們在近一世紀來曾激动地夢想过，流过鮮血，从反西班牙的長期統治中，工农領袖波尼花寿曾为这个政权被奸細暗害过，留下了一座表現人民力量的紀念碑，矗立在首都的北郊。現在这位从神学院走出来迈向民族民主斗争大道上的女性，她用燃燒人的激情，向我們訴說出菲律宾人正在从事着这个驕傲的夢想：

“我們所有乡村的羣众，都在問为什么还不建立政权呀！整个呂宋島，就只有人民在反抗，政府的軍隊投降瓦

解了，少数有組織的美菲軍縮到山上去，吃着伊罗哥人<sup>①</sup>的糧食，不敢下平原来，他們遵奉麦克阿瑟的等待主义。我們敢於在平原上进行游击战争，你看，打了兩年平原战；我們的福克<sup>②</sup>现在有一百零六个支队武裝，为什么还不建立政权呢？”丽达笑着用人民同样疑惑的口气對我們訴說。

“丽达同志，你自己对政权怎样看法呢？”金崎反問她。

“当然，”她驟然地笑了，像只对自己說似的，“这可弄胡塗了。农会和联乡自衛队不就是等於地方政权嗎？至少它是將來政权的基础。”

“为什么两个合起来就等於政权呢？这两个都是羣众組織，平行的呀！而且还有村長，在城里还有工会和統一战線組織。”金崎奇怪地問她。

“这就是多線領導呀！攪来攪去，好像有政权，又好像沒有政权。但又觉得有很多政权。其实，有很多团体罢了。上級这次給我們指出来了。我們可弄得胡塗。我們这一帶，战斗部队来了，指揮联乡自衛队，而联乡自衛队却往往对农会实行战时的領導，而农会却又要命令联乡自衛队。党應該是領導一切，但党組織跟着黨員都調到支队去了，村長变成空头，条条線平行着，每个团体都

---

① 伊罗哥人，是菲律賓的回教民族，居住在中呂西北部山地。

② 福克，Huk，即人民抗日軍的簡称。

直接管理所有的事，它們的关系和职能一点也不清楚，交来錯去，好像一鍋子煮得稀爛的布郎郎菜<sup>①</sup>，分不清那些是番茄，那些是矮瓜。难怪人民問了：我們究竟要听命那个机关呀？为什么还不建立政权呀？你想想，我們現在有了建立政权的条件，至少可建立几个省政权呀！不是嗎？只要把所有的單位在一个民主选出的机构下統一起来，由党来实行統一的領導，把羣众团体放在党政直接領導之下，从乡到县，从县到省，串起来就是政权啦！”她快活地把头巾拉下来，停立着，兴奋得在剧烈喘息。显然，她对政权感到很大的兴趣。

金崎不断地点头，这下子可叫他信服了。一年前，当华侨游击支队开去协助巩固中心地区时，因为接近政訓班，他常常看見菲律宾的幹部同志在讀着英文本的“列宁主义基础”和油印的“战略与策略”时，曾担心过他們的消化能力。

“呵！同志，”金崎叫起来，“这兩年，你們菲律宾可进步得真快，我們四十八<sup>②</sup>天天在外面游击，倒很隔膜呀！你上过行政班嗎？”

① 布郎郎菜，是各种瓜菜和豆类混合的菜。

② 四十八，即菲律宾人民对华侨游击支队的称呼。在游击区，遇見中国人，他們都一律称为“四十八”。华侨游击支队是华侨自己組織起来的一个独立的部队，因为在異国作战，給养，情报，都要依靠菲律宾人民抗日軍所轄地区的羣众。为了各种便利，番号列为菲律宾人民抗日軍第四十八支队；这支部队共有四个中队，一在中呂宋，一在首都馬尼拉，兩個中队在南呂宋。

“还没有。”丽达把头搖着，突然平定下来，帶着迷惘的动人的声調說：“我們菲律賓受欺凌的历史太長久了。單是西班牙就統治了我們三百多年。”她轉过話題來嘆了口气，若有所感地繼續說道：“是的，当我从‘解放报’上看見斯大林‘不讓希特勒过冬’的号召时，我想，我們菲律賓也能敲碎侵略者的鉄蹄！我們每天看見华侨支队在和我們的福克軍並肩作战，每天看見自己同志流血，而当我有一次在社鎮的祕密收音站听到旧金山和澳洲电台广播我們平原的游击战争时，呵！多么無恥！麦克阿瑟的宣傳人員竟然說成是他們留下的美菲軍所幹的功績。我多么憤怒，我第一次看穿了不战而退到澳洲去的美国將軍的撒大謊。”她很激动，臉上泛起紅暈，同志，你們是最好的見證人，是我們菲律賓工人和农民自己建立了武裝，对殘暴的侵略者展开了平原游击战，而不是他們。”丽达变得很严肃，她感动地吁了口气繼續說道：“从这一次起，我的内心就更加热爱我們的福克軍了，我还記得那时我在收音机旁激动的流起淚来。”她把話一頓，自言自語地說道：“这决不会是假的，战争將改变一切，它將帶給人民以进步，”她忽而睜着發亮的眼睛向着我們：“而菲律賓的进步，却从你們偉大的民族学来，你們毛澤东將軍和朱德將軍的游击战略，抑制了菲律賓人民在淪陷后的哀伤。在日本人佔領国土之后，我們意識到也能使用这个武器。”她微微挺起胸脯，謙遜中而有点自傲地結束了說話。

“但是，敌人正在挑撥我們兩國人民的关系哩！”

“为什么？”她显得惊奇。

“他們說中国人煽动抗日，中国人給菲律宾帶來災禍，迫使日軍不得不來進攻。”

那是甘納党的宣傳，讓那些亲日排华的家伙去給他們天皇的皮靴吧！”她不屑地把手向空中一揮。

金崎跳到她的側邊，掬誠地立正敬礼：

“那你是亲华派了！”

“当然！难道是亲日派！整个呂宋平原都在亲你們四十八！”她湊趣地大声答道。

大家都快乐地笑了。

突然，咯咯咯，一陣非常嘹亮的机关槍声，震响在平原上。四个人机警地立即平伏下来。举眼一望，發現距离約半公里多的大道上，一輛日本軍車自南边疾急地駛来，大家臥倒在田地上，那軍車像一只狂奔的呂宋大水牛，載有三四十個鬼子，車头的頂盖，隱約可見一架机关槍在轉来轉去。显然的，日軍是要沿公路一直駛到亞拉耶市的駐兵点去。

丽达把平伸出去的手臂弯起来，理着額上的垂髮：“他們不会到田上来，公路这边有一道大水渠。”她低声說，目光瞪住前方。

軍車沿公路进到我們正面的距离上，突然，机关槍又咯咯地作响了，这回声音却反而遙远些，敌人在向公路的那一方扫射。約停半分鐘，槍声又起，这回却向我們躲着

的偏左角射来。慢慢地，軍車向北駛去，公路上騰起一股黃塵。

不久，路那边一个稻草囤燃燒了，接着另一个草堆也冒出白烟。

“日本人真怕死，一路放槍壯胆子，布丹因那母（媽的）！”金崎把屁股一縮跳了起来，把压扁了的草帽子戴上。

“他們怕游击队在草堆后面埋伏哪！”丽达站起来拍打着衣裳。

叶扶西擦了擦沾着汗气的近視眼鏡。这时候，一个新問題發生了。要从这里直線向公路橫过，是不大妥当的，說不定还有第二輛軍車开来，而且前面尽是空蕩蕩的田野，毫無掩蔽。过了公路那边，除稻草堆之外，也一無所有。这样就只好打个大轉弯。丽达耸起头巾，举目四矚，就决定朝南边一个小竹林走去。保持着与公路相当远的距离，大家跟随她迅速地走去。到了小竹林，松了一口气，从这里望去，公路就在不远的前面，过了公路約二公里，又有一座竹林叢遮去了方向，隱約可見到一个相当大的村庄远远地座落着。

丽达把随手拾来的一根稻草咬在嘴里，高昂着头，向公路兩端探望，忽然，她說了一声“达拉！”（走！），就疾速地跑起来。越过了水溝，当橫过公路时，大家不約而同地向公路兩端迅速一瞥；还好，並沒有軍車开来。於是，安心地取着直線，朝村子奔去。

## 二

一走进村子，被掩蔽着的熱鬧的战时生活，就出现在眼前了。这是有趣的，很多村庄，从远远望去，都好像給战争吓得靜默了，四漠空寂，不見行人，只有几只麻鷹在烈日的高空作了几声淒清的叫囂，給人帶來一种像投身在广闊原野中的空泛感觉。可是，你一走进村庄，人們的激情就冲进你的心灵，你的想像就要改变。烘热的生活，悲壯的歌声，农民們持着槍，那露出笑容的赤銅色的面孔，就亲切地活躍在你面前。自衛队們招呼着丽达，向我們問好，丽达取出一捆新出的邦文“解放报”交給他們，妇女們在喊着：中国同志，中国同志！小孩子嚷叫着：第四十八支队，第四十八支队！我們投入在充滿友誼的人羣中了。

在老村長家，大家享受了一頓用香蕉、番茄下飯的午餐。这批客人的来到使老村長意外的兴奋，他从瓦罐子里拿来一塊甘敦巴产的紅糖，敲成了四塊，热忱地接待客人，我們吃了飯，特別是吃了紅糖，体力很快地恢复过来。在热帶的菲律宾，有时糖比飯还更需要些。

这是一个約有八十間房子的村庄。村街兩旁的屋后密植着香蕉，巨大的如雨傘形的芒果树，散佈在外圍。这村子离公路約有三公里，坐着牛車可以进来。

大家决定在村子休息一个半鐘头。老村長非常例外

地送来几根吕宋大雪茄，他为了西南太平洋的反攻消息而激动，显得情緒很复杂，他热情地找客人聊天。他从前曾是社会党老黨員，现在是个共產黨員，中农出身，做过水手，到过許多地方，他对独立和建立政权是極关心的，他的血管里流溢着真正的菲律宾人的血液。他对自己的意見，自信而坚持，他不相信美国会讓菲律宾真正独立。

大家交換着对战局的意見。那时新几内亞的島嶼爭夺战正在頑强地进行，日軍在拼死防御。虽說这是离开菲律宾那么遙远的战争，但是因为苏联紅軍的胜利扭轉了世界战局，人們对沉寂已久的西南太平洋島嶼上的小规模反攻战也引起了注意，日軍的頹势是显得更清楚了。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老村長对新几内亞的反攻战是感到兴奋的。但是，当丽达告訴老村長說旧金山的电台宣佈了美国提前給予菲島独立的消息时，老村長收回了兴奋的笑容，改取了稳重的考虑态度，慢慢地，他不吭声了。他显得很迷惑。

“对我们來說，是欢迎反攻的，”老村長深思之后說道，“但华尔街老板却有他們一套打算。美国老板反攻的目的，是为了从日本人手夺回这塊殖民地。不能忘記，当一八九八年我們反抗西班牙的时候，美国打着‘援助’我国革命的旗子出兵菲律宾，結果他从西班牙手上夺去了我們的土地，回过头来对当时菲律宾的独立革命进行了慘無人道的血腥鎮压。”他提醒大家道，同时把目光轉到金崎臉上，但却側視着丽达：“我們也欢迎提前独立，但

真正的独立却不能从恩賜中求得。”他用挑战的态度直对着丽达說：‘提前‘独立’。美国在这半个世紀以来已說过無數次了，‘独立’对他們來說是一种廉价的允諾，是美国老板慣常爱玩的变戏法！’

但是，丽达不同意他对美国的看法。她的根据是，美国的大西洋宪章已公諸於世界，經過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民主將成为整个世界的潮流，美国的殖民地政策必被糾正，她認為美国的將軍很坏，但美国的政府不是全坏。所以她反对老村長从最坏的角度去看美国將来的对菲政策。

老村長譏笑她，說她受了美国式的假民主欺騙，他警告說：美国的重回，將是統治菲律宾的繼續，不管它掉換何种花样。”

丽达嘆的一声跳了起来，气得紅漲了臉孔：

‘照你說，我們不該欢迎美国的反攻了？我們可以拒絕多一个盟友来驅逐敌人嗎？’丽达的鼻头冒出几粒汗珠，她尖銳地質問道：“你这样說，不对！你的观点和国际統一战線原則是背窩的。”

老村長意外温和地微笑起来，側着头，把檳榔往嘴里咬了一口：

“我这样說，一点也不与国际統一战線原則相冲突。”繼而他把低垂的眼，突然瞪視着丽达，“我們會驅逐日本人的，迟早一定会做到。我們並不孤立。但我們也欢迎美国的反攻。”他冷靜地說。